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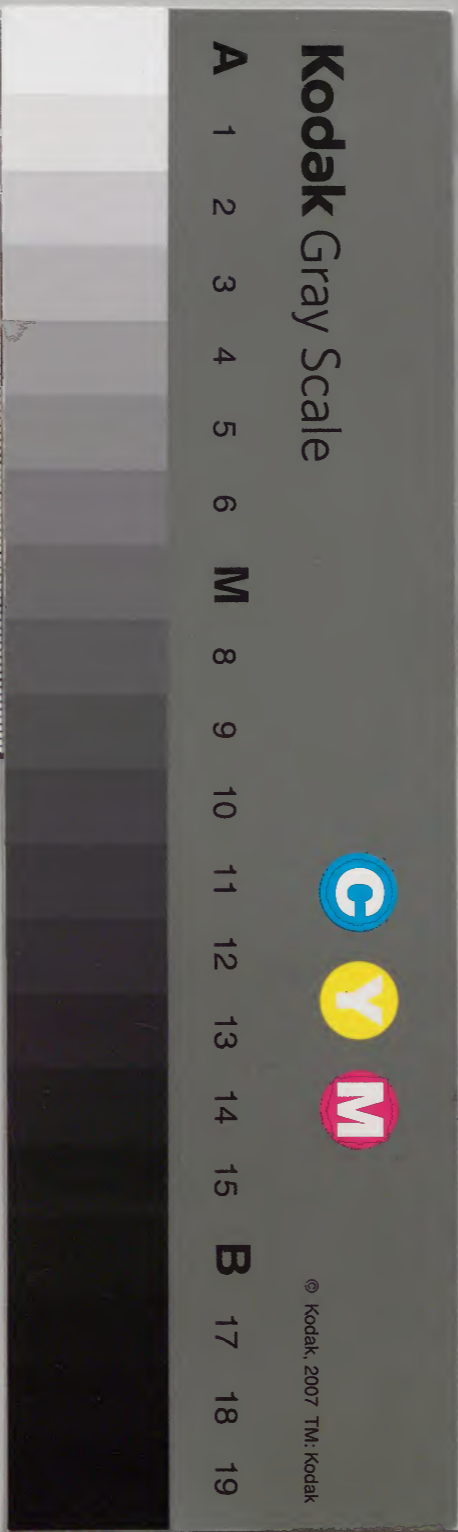
琅邪代醉編

可一之二

			一	漢
		八	七	書
		九	六	門
二	一	九	六	
〇	一	九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一	八	漢
〇	二	七	書
六	〇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76
冊數	20 (16)	
函號	303	65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一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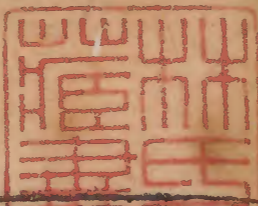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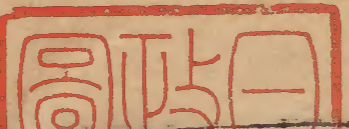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檇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佛經

佛經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
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群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
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

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六月氏國
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
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



人已在佛經故誤得七十二可以多聞博識者退觀焉
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不同魏略
西域傳曰天竺城中有盤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
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圖者身服
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
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
傳浮圖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渾邪王殺休
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
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禮
定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
但神明事之耶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經至自哀成之
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
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九子

朱聖云應劭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云畫九子母不知
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其陋
可笑顏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論愚以為渾邪入中國
即有金人燒香禮拜之事九子母畫或此時傳於宮中
亦未可知

金人

休屠金人本作以爲祭天主則金人爲祭天而設原無作佛之說後世見金氏勒功上將七世內侍遂附會爲此言耳

佛入中國

佛經自明帝始入中國說者謂匈奴昆邪王降得其祭天金人金人即佛也此佛入中國之始愚謂匈奴在北去西方尚遠自張騫使西域通西北諸夷抵身毒國李壽曰身毒一名天篤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此路通而佛入中國之路通矣特佛經自明帝時取耳

天篤即天竺

佛像

張千賢言崇寧中獲嘉縣民職氏宰猪祭神隣劉氏犬得其棄首骨啣之信信四日不食其子析之左牡齒白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晁載之伯宇記其事晁無咎作贊政和中真州慈受禪師懷深住持資福寺一日深老赴村落人家齋兒群犬爭銜齒一牛脛骨村人持挺驅逐不去衆頗異之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堅凝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紋瓔絡相好竒特雖雕琢有所

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此二事甚異然皆有據非無稽者世之好殺者聞此或可少警云

唐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盤進中擘不破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宛然菩薩相也上遂置之金粟檀香合以玉碗覆之賜興善寺致敬焉杜陽雜編

湖州邵宗益獲大蚌剖之有珠狀如阿羅漢偏袒左肩矯首左顧如行脚僧衣文畢具奉之慈感寺中寺中作光明道場時憲使楊應誠刺史莫強中通判商霖翰濤咸同瞻玩珠忽躍入溪水浮翔波面光彩照耀後深淵

沙明索而獲之建閣藏焉劉濤有記刻石寺中

韻語陽秋

誦經

宋武帝以王元謨北侵乃魏救至元謨夜遁蕭斌將斬之沈慶之諫止初元謨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得免元謨誦千遍將刑忽傳停刑元魏盧景裕兵敗繫獄志心誦經枷鎖自脫當時又有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號高王觀世音經後世奉佛者以此藉口也

學林

佛教

齊竟陵王精信釋教而范缜真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

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范答曰凡人之
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墜自有拂
簾悅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囷糞之側貴賤
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

佛名

釋氏稱佛菩薩名號皆冠以南無二字宋葉少蘊謂夷
狄謂拜為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
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既謾為謨又因之而為南無南摩
予聞之一儒者云佛居西方西方金也至南方而無火
克金也愚謂南無直其徒自尊大之辭若曰佛菩薩我

西方之佛菩薩也南方安得有之故曰南無又云釋氏
稱比丘比丘尼皆冒吾先聖名字此說有理殆必有所
據

釋姓

晉魏問詩尚未知聲律對偶然陸雲相諢之辭所謂日
下荀鳴鶴雲問陸士龍者乃指為的對至四海皆鑿齒
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
而後能也舊不解四海彌天為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
僧傳載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兩六合者彌天之
雲也弘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為

戲耳始晉初為佛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
支謙學故為支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為師請以釋命
氏遂為定制則釋道安者亦其姓也石林詩話

僧稱

僧稱公惠遠稱遠公是也稱郎支遁稱支郎是也然支
郎之稱漢已有之高僧傳云優婆塞支謙一名越本月
氏國人来遊漢境初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
亮資學於讖謙又受筆於亮亮學異書通六國語時人
謂曰支郎稱士德士開士闡士太由詩衡嶽有闡士五
峰秀真骨是也亦有稱侯者高僧傳梵僧安世高本王
種西域人稱為安侯亦可稱君齊已送惠空北遊君向
硯山遊聖境歐陽詹送聞上人遊嵩山丹梯石路君先
出之類是也

一祖

佛書世尊入祇洹繁迦葉至雙林樹間悲戀號泣佛於
金棺內現雙足

二祖

阿難梵語阿難陀此云歡喜如來阿闍王見阿難於常
河中流將入滅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為說法
須臾五百羅漢為諸仙人出家受具阿難踊身虛空作

十八變

三祖

南那和修者化緣既久得優波翹多為給侍因問曰汝年幾耶答曰十七師曰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答曰師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翹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修知是法器遂為落髮偈曰非法亦非法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亦非法

四祖

優婆塞多隨方行化魔宮震動波旬竭力以害正法客持瓔珞伺尊者入定糜之于頸尊者取人狗蛇三屍化

為華鬘以酬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三種臭屍波旬盡其魔力不能移動後得提多迦乃付大法眼藏並景德傳

燈錄

九祖

伏獸客多有長者携一子來曰此子處胎六十年因號

難生

十二祖

馬鳴大王忽見女子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愛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師曰將有魔來即金龍震動山嶽師儼然於坐魔事隨滅遂復本形曰我名迦毘魔

良耶心碎編

卷之三

六

羅化巨海極爲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我未嘗知
師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神通由茲發現迦毘
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師乃付法

二十四祖

師子比丘有長者引童子見師曰此子當生便奉左手
今旣長矣終未能舒願聞宿因師即以手接曰還我珠
來童子遽開手奉珠師曰吾前爲僧有童子婆舍赴吾
西海齋受襯珠付之今見還矣遂爲法嗣

釋迦佛

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涌金蓮花年十
九欲出家夜有天人名淨居於窓牖中叉手曰太子言
出家時至乃於檀特山中修道鬱頭藍佛處學非非想
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
將金縷僧迦黎衣傳法與摩訶迦葉說無常偈曰諸行
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諸弟子以香薪茶
毗之燼後金棺如故高七多羅樹往返空中化火三昧
得舍利八斛四斗世尊滅後一千七百年永平中教至
中夏

達磨

南天竺國人得般若多羅傳正法眼藏曰當往震旦設

大法樂師遂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
 八年也梁武帝詔至金陵問曰朕造寺寫經不可勝紀
 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
 形雖有非實師知不契潛回江北止於嵩山少林寺面
 壁九年人莫之測時魏氏律師流支三藏每與師議論
 是非蜂起競有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緣化既畢
 傳法得人遂不復究端坐而逝

達磨既逝葬於熊耳山後三歲宋雲奉使西域遇師於
 葱嶺頭手携隻履西歸翩翩獨逝雲復命具奏其事魏
 帝命啓壙惟空棺隻履存焉

達磨至少林寺面壁九年不立文字以袈裟授惠可曰
 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內傳
 心印以契澄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汝受此衣用以表
 明其法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聽吾偈曰吾
 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慧可
 即二祖

達磨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
 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
 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
 非有而我所見可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

禮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

慧可

初宴坐香山八載有神人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翌日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其師視頂其骨如五峯秀出

慧可初名神光既事達磨即與改名嘗夜大雪侍立不動念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餉虎古尚如此我又何人遲明積雪過膝曰願和尚開甘露門度群品遂潛取利刀斷左臂於前師知是法器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以至我我今付汝

僧璨

二祖既傳衣法傳求法嗣至北齊得僧璨密付衣法云吾亦有宿累今將酬之即往鄴都及晉城縣隨宜說法有辯和法師興謗於邑宰翟仲侃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

道信

蘄州廣濟縣人年十四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大悟後於吉州受戒師乃付衣法信既嗣祖風脇不至席者六十年却返蘄州住破頭山唐太宗詔赴京

師前後三返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不赴即取首來
使至山喻旨師乃引頭就刃使異之以狀聞師先已付
法傳衣與弘忍至高宗時坐逝弘忍斬州黃梅人四祖
一日往黃梅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祖曰子何姓答曰
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何姓答曰佛姓師曰汝無姓耶
答曰姓空祖默識其法器至其家乞令出家以至付法
傳衣後得盧能嗣法復經四載坐逝建塔於黃梅之東
山

惠能

姓盧廣南人初尋師至韶州尼無盡藏讀涅槃經偈即

為解脫尼因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
不識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聞五祖在黃梅乃入黃梅任役五祖欲求法嗣令寺僧
各述偈上座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
勤拂拭莫遣染塵埃能時為行者在碓坊杵臼之間聞
之乃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夜請同侶書一偈于秀偈
傍曰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
埃五祖聞之來觀心契法嗣遂定能既得衣鉢即夜走
南奔嶺外有明上座即率十人躡跡追至大庾嶺能見
明上座奔至即擲衣鉢於石上曰此衣信可爭耶任君

將去明舉之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乃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遍體流汗泣禮而去六祖得法住曹溪神秀亦襲五祖居荊州有南北宗之號徒侶競起愛憎忌能師傅衣爲天下所聞有張行昌受囑潛懷刃入六祖室將欲加害六祖預知其事置金十兩於方丈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乃蘇求哀祖遂與金令去

馬祖

姓馬名道一得法於南嶽讓禪師讓禪師得法於六祖讓一日在馬祖庵前磨磚祖問要作甚麼讓云欲得成鏡祖云磨磚豈得成鏡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耶如牛駕車不行打車是打牛即是若學坐禪禪非坐悟若學作佛佛無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馬祖聞之如飲醍醐因此大悟傳燈錄道一師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

大梅

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佛法大别大梅

曰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老漢
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
僧回舉似馬祖謂大眾曰梅子熟也

自在禪師

伏牛山自在禪師至長安謁忠國師問自何來曰自江
西來國師曰馬大師以何示衆對曰即心即佛國師曰
是什麼語話此外有什麼言語對曰非心非佛或云不
是心不是佛國師曰此猶較些子

行思

七祖行思禪師姓劉本安城人往叅曹溪六祖欲傳與
法謂曰從上衣法雙行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受衣以
來遭此多難况乎後代爭趨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
以法分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乃住青原

石頭

石頭和尚希遷初叅青原行思太師師令持書與南嶽
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斧子與汝住山希遷
至彼來呈書便回見青原云信亦不通書亦不達發時
蒙和尚許斧子今便請師垂一足遷禮拜往住石頭

鄧隱峰

鄧隱峰叅馬祖一日辭謁南嶽石頭和尚馬祖云石頭

路滑對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纔到石頭遠床三匝振
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峰無語却回
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天汝便噓噓隱
峰又去一如前問石頭乃先噓噓隱峰又無語歸來師
云向汝道石頭路滑

龐居士

襄陽龐居士叅馬祖云不可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祖
云待汝一口吸盡江西水即向汝道有女靈照不嫁亦
悟居士名蘊字道玄與石頭希遷爲友偈曰有男不
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女靈照常製竹
灑籬賣以供朝夕居士將入滅使靈照視日及午以報
靈照遽報曰日蝕居士出戶觀次靈照登父座合掌坐
去居士笑更延七日而化

馬祖問一講僧莫是獅子兒否僧云不敢師作噓噓聲
僧云此是佛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出窟法師乃
默然僧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在窟法
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僧無對師云遮鈍根何師

法達

法達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禮祖不投地六祖曰心迷
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讎家無念念

成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如所有珍
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
用想是名持法華經法達喜作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
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狙

天花

維摩經云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所說法便
見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諸菩薩即
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天女曰是花無所分別想
爾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習盡者花不著身皎然有詩
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定不起還捧舊花歸
維摩詰遣化菩薩往衆香國禮佛願得世尊所食之
餘欲於娑婆世界中施作佛事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
鉢盛飯與化菩薩悉施衆會

飲光

釋迦佛手拈起一花迦葉見之微笑世尊遂付以正法
眼藏梵音迦葉此云飲光

洛浦

洛浦在夾山做典座三年喫百頓棒洛浦後來大悟云
斬新日月特地乾坤

志誠禪師

志誠禪師自神秀處往曹溪六祖曰汝師若何示衆對曰常住心觀靜長坐不卧六祖曰是病非禪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爲立功過

大耳三藏

代宋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照帝令與慧忠國師試驗三藏見師禮拜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邪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等三問語亦同前三藏罔知去處師叱曰這狂精他心通在什麼處後有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心未審在什麼處云在三藏鼻孔上爲什麼三藏不見云只爲太近

藥山

藥山和尚參石頭得法住藥山嘗一夜登山徑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九十里居民聞之盡謂在東家也

藥山問雲巖聞汝解弄獅子是否曰是弄得幾出巖白弄得六出藥山曰我亦弄得一出巖後到瀉山瀉山問

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雲巖曰：長弄麼？還有置時。雲巖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

雪峯

雪峯和尚趯三箇木毬。有時見僧來，趯出一箇。有時趯出兩箇，見玄沙來，三箇一時趯出。玄沙撒開兩手作仰倒勢。雪峯曰：汝在彼用一箇，用三箇曰：三即一，一即三。當時以此雪峯使休古禪師曰：此是雪峯不立名題，觀體受用。

一指禪

有僧過天龍，豎一指，示之。僧大悟，後示寂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

破竈和尚

有破竈和尚居嶽山，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遠近祭祠烹殺物命。一日，師入廟，以杖敲竈三下，咄云：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忽然設拜，師曰：是甚麼人？云：我是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因此號破竈墮和尚。

嵩山

嵩山无瑤禪師習毗尼無解。一日，嶽神謁師曰：我能生

死人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神遂稽首受戒
嵩神謂元珪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通神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慄然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挨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曰汝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曰是謂五不能佛能空一切而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空業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佛能知群有性而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是謂三不能也空業亦不牢久無緣期衆生界本無增減

古靈

古靈禪師行脚因其師一日窻下看經有蜂子投窻求出靈曰世界如此闊不肯出鑽他故紙師問汝脚遇何發言異常靈曰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靈乃舉倡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

龍山

洞山問龍山和尚見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箇泥牛闌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

杏山

石室善道和尚見杏山僧衆相隨善道潛往碓米杏山
曰貧道難消曰無心碗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將去說
什麼難消

道林

道林禪師有侍者辭去師曰何往曰往諸方學佛法師
曰若是佛法此中亦有少許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其
人遂悟時謂布毛侍者

廣穎

廣穎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

烏窠

杭州道林禪師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盤屈如蓋遂棲
止其上人謂之烏窠和尚

義中

僧問義中禪師曰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
拄杖大德將藏在什麼處僧曰龜毛兔角蓋有是

古靈

臨遷化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
師曰汝等靜聽師儼然而寂

杜順

杜順問一僧汝去什麼處僧云去五臺山又問去五臺

山作什麼僧云去禮文殊順曰文殊不在五臺山僧罔測再問在什麼處順以頌答曰游子謾波波尋山禮土坡文殊只這是何用覓彌陀

惠思

北齊惠思禪師攝心坐夏尋有障起四肢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來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病安如故即便起行

並傳燈錄

慧海

太珠慧海禪師或問和尚修道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

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同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思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

善覺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乃與夫空小空二虎自菴後出師曰有客且去二虎咆哮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天然

丹霞天然禪師初習儒將應舉道遇一禪客問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

曰江西馬大師出世此選佛場也師往見馬祖乃令參南嶽石頭

藥山惟儼

藥山惟儼禪師朗州刺史李翱問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翱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割捨不得便爲滲漏師一夜登山大笑翱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

雲居

雲居禪師道簡有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閒著十間僧堂阿誰教汝孤峯獨宿

守清

守清禪師有僧問末後一句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瓶無一鉢到處是生涯問佛法大意曰擾擾匆匆晨雞暮鍾高僧傳

鳩摩羅什

姚王以妓女逼令受之乃有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

但取蓮花勿取臭泥。又云羅什不拘細行，諸僧故多效之者。羅什乃聚針盈掬，食盡僧皆愧服。

鬼

高僧鬼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鬼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佛圖澄

佛圖澄妙通玄術，腹傍有孔。當齋時，至流水側，引五臟洗之，還內腹中。取鉢盛水，燒香咒之，生青蓮花。

吉祥

九函東川解脫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皆出水而供，去即沒。

蜀普錄

智常

李渤問智常禪師：芥子如之何，而納須彌也？禪師曰：人言學士讀書萬卷，信乎？曰：然。師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獨安所置之。渤大悟。白樂天微服而過，智常於歸宗師方偏袒而自坊壁，由為之過。泥馬師曰：儒耶？釋耶？曰：儒。曰：君子儒，小人儒。曰：君子儒。師曰：吾聞儒有白樂天者。

走耶曰然久之師顧曰而今乃有過泥分五燈會元

禱祀

宋歐文忠公朱文公文集具在無自作禱祀道釋之文若南豐諸公則有之又如范文正公用水陸齋薦祖先文山丞相有誕節升避保安等諸疏近世名卿若楊東里先生志同歐朱楊文定公則嘗以母疾有集慶之為于節庵巡撫河南山西每早輒有雷壇丹詞亦見各不同耳西溪叢語

飯僧

史承祖曰張橫渠看相國寺飯僧因嗟歎以為三代之禮盡在是矣余亦曾觀成都華嚴閣下飯萬僧始得橫渠之所以三歎蓋其席地而坐不設倚卓即古之設筵敷席也未食先出生蓋孔子鄉黨所謂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終食之間寂然無聲夫子所謂食不語也只此三者非三代之禮而何及到石室亦看士人會飯則攫拏如猿猴者有之吼詈齋僕庖人者有之褻談喧笑視飯僧為有愧匪獨士也余嘗出入制總兩幕士夫會食亦猶是也得不動橫渠之歎耶至如衣裳冠履今亦乖甚古者有冠無巾中止以冪尊壘瓜果之用不加於首也故六經止言冠下至於虞人亦以皮冠野老亦以

黃冠有簪導方爲冠也。至於罪人方去其冠而加黑幪。漢世之冠貴者則有通天遠遊方山之類。武夫則有鷄鶩閒居則有竹皮鹿皮之類。皆冠也。以簪附之而所謂巾幘稍稍施於執事賤人之首。如庖人綠幘是也。至晉人輕浮方有接羅白葛漉酒之巾。然起於後漢郭林宗折角巾矣。至於近代反以巾爲禮而戴冠不巾者爲非禮。又朝服襍頭乃後魏狄製。及後唐而施長脚以同伶優之賤。以至於今士夫安之。古有舄有屨而無靴。故靴字不見於經。至趙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屨爲靴。而至今服之。徽宗政宣間嘗變靴爲屨矣。至高宗時仍變屨爲靴。此由秦檜不知書而止。知有北狄爲國爺也。然冠屨兩事反使今之道流得竊其似以堅執不變。凡閒居則以巾覆冠。及謁見士夫并行科升章則簪冠而徹巾穿舄。是三代之制尚於羽士見之。至如上衣下裳各爲長短之制。衣纚至膝裳乃裙也。今之祭服是也。後魏胡服便於鞍馬。遂施裙於衣爲橫幅而綴於下。謂之欄。今之公裳是也。則戎狄之服也是數者。學士大夫皆安之。而莫或建議革之。匪惟不欲革之。至如慶元間四凶劾朱文公之疏。以深衣冠屨而爲怪服妖服於乎可不哀哉。

說法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
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
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暮矣姑任
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
焉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何不應命
又聞三遣使公皆卧內見之彥國曰哀病如此其能起
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
恐亦未是彥國曰粥亦不曾思量至此

道山清話

淨土院記

柳子厚記永州淨土院云中州之西有山曰身毒釋迦
示現之地彼言西方有世界曰極樂其國無三惡八難
衆寶以爲飾其人無七纏九惱群聖以爲友有能誠心
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韓昌黎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曰
有爲浮屠之法者云極西之方有佛焉其上大樂能相
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二公皆倣於釋
者但直述彼之言耳近觀洛陽迦藍記謂後魏遣燉煌
人宋雲與僧惠生取經西域至烏瑯國其國東連天竺
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五穀豐登刑措不用且地饒異
花冬夏相接其國王問宋雲曰彼國有聖人否雲具說

用孔莊老之德王曰若如卿言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夫以中國衣冠禮義之人而欲生於夷狄為夷狄之君者一聞周孔之道乃欲生於中國使誠有輪迴之說則外國之鬼為智而中國之鬼愚甚矣

聽兩紀談

誘僧焚身

李抱真鎮潞州軍資置之有僧為衆所信公謂曰假和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無不可者公曰但言請於毬場焚身某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作即潛入僧喜從之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公率監軍僚吏膜拜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七日遂擊鍾舉火已塞地道矣須臾灰燼明日藉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別求所謂舍利者選地造塔墓焉出尚書故實

營浮圖

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甄甃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啓具言不可力懇不已至於叩頭流血遵以其故沮格朝命按罷之自是人無敢言者遵因此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安古碑用藥石薑尾銀鈎擅精密缺訛橫道已足哀况復鐫裁代甄甃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衣吁可惜

火化

容齋隨筆云自釋氏火化之說行於是死而焚死者所在皆然曾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歿不為無殃既葬烟焚徹於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公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糜中不可殓焚也衛人掘褚師定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家墓死屍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為大戮也列子曰定之南有炎火之

國其親戚死妨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為異與朽肉者同言之

焚尸出於釋氏然釋氏之說曰世尊之死金棺銀槨其自奉也蓋如此而顧以焚棄之事待世人乎秘閣閒談有鄭民張福詮者貴糶為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而言曰福詮震死亦倍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以是知焚尸之為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之

儒童

溧水縣南七十五里相傳有儒童寺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蓋釋氏有所謂造大地經云寶曆菩薩下生世間曰伏羲吉祥菩薩下生世間曰女媧摩訶迦葉號曰老子儒童菩薩號曰孔子復有清淨法行經云真丹國人難化佛遣摩訶迦葉往為老子淨光童子往為孔子又遣月明儒童往為顏回三弟子者出生其國乃能從化故唐杜嗣先有吉祥御字儒童衍教之說而韓愈云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釋者遂有詆韓論甚矣其無忌憚也焦氏筆乘

留鬚表丈夫

衡州石室山有僧不剃鬚鬚垂拂履蓋慕留鬚表丈夫

也西陽雜俎

僧為朝官

唐太宗以胡僧不空為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自其後習以為常至宋朝尚爾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久之復罷

禪鑪

惟能談禪者多得從遊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說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

蕭氏云山有...

留學來丈夫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一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古院汪道亨汝立父校

人生

鞞婆沙論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劫初人也朱子亦嘗言及其云佛經說初生人云云今見阿含經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因地肥香美取食多者即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貪食故地肥滅沒復生娑羅婆羅滅沒復生粳米食彼米故方分男行女相行不淨行云云是也

餘冬序錄

淮南子曰宓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
庶人凡容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
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
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
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鯢鯢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
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龍生玄龜玄龜生靈龜
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宓音
按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吾儒之言如是而已佛氏
則言光音天人鴻烈解又言宓與海人若菌可盡信乎
荒唐如莊列亦未聞也

佛氏四海

有漏苦海願超越無為樂海願常遊現在福海願恒盈
當來智海願圓滿佛氏之心未必無所貪也餘冬序錄

菩提

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伽如來成道
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
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
事收葉而歸以為瑞也樹高四百尺已下有銀塔周迴
繞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花繞樹作禮唐貞觀中頻
遣使往於寺設供併施袈裟至顯慶五年於寺立碑以

紀聖德此樹梵名有二一曰賓撥黎力义二曰阿濕曷
咄婆力义西域記謂之卑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即以
道為稱故號苦提婆力义漢翻為樹

酉陽雜俎

嶽神受戒

尤珪禪師曰能不淫乎曰亦娶也師曰謂無羅欲也曰
能能不盜乎曰何之我也師曰謂享而福淫不供而禍
善也曰能能不殺乎曰我實司其柄曰謂有濫誤疑混
也曰能能不妄乎曰我正直師曰謂先後不 天心也
曰能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足為佛戒

餅雀井蛇

佛經云人身如瓶神識如雀五蘊既盡則神識自去以
手遮之且不可况以羅縠遮之可乎佛書人有逃死
者入井則遇四蛇傷足而不能下上樹則逢二鼠及藤
而不能升四蛇以喻四時二鼠以譬日月

毒龍

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噓人彊者亦死
時龍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疲懈而睡獵者見之喜
曰以此皮獻國王以為船飾可乎便以杖案其頭刀剝
其皮龍自念殺今持戒故不計此身一心受剝不生悔
意時日大熱欲趨大水見諸小蟲來食其身為持戒故

不敢動畜生尚能堅持禁戒至死不犯况復於人智度論

泥犁之獄

捫虱新話曰黃魯直初好作豔歌小詞道人法秀謂其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墜泥犁之獄魯直自是不作佛書泥犁耶無喜樂也泥犁迦無去處也二者皆地獄名或省耶迦字只作泥犁一作犁又阿鼻無間也亦地獄名法華經無間地獄有頂天堂

牛鳴地

經音一牛鳴地其聲五里西域記印度國分一踰繕那為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翻譯名義

此云五百弓亦云一牛吼地或云一鼓聲拘舍云二里雜寶藏云五里

方丈

舍釐國有維摩故宅唐顯慶中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室

招提白馬

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為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唐高僧傳

雨花

大同坊雲花寺大曆初僧儼講經天雨花至地咫尺而滅夜有光燭室勅改為雲華

西陽雜俎

畫牛

牧牛序云昔吾佛垂滅命弟子曰善守汝心譬若牧牛無令縱逸犯人苗稼予嘗畫為五牛其一體純白喻真性無染其二首漸黑喻迷真起妄其三體純黑喻業垢嬰纏其四首漸白喻背妄歸真其五又純白喻復本還源其理直而簡異乎舊人十二年牛之說又佛印子充作牧牛圖序云教中以正位乎白牛為極宗門則不然未復黑牛而無繫絆超然獨往乃大乘菩薩及本還源

與裴衣

道眼

有一種人得少省悟只認得昭昭靈靈以為極則既無正見人我轉高不復決擇邪正一向事筆硯廣學多知答對則機鋒迅捷語句尖新說禪則義理聯環文辭綺美行棒下喝祖佛不存橫談豎抹誰敢當鋒說教則五性三乘教果行果論理則人天七趣凡聖超然論空則法本不有空亦非存說漸則作四諦緣生之觀成四果緣覺之乘或發心於十之前或成佛於三祇劫後論

頓則悟而成佛不勞修證說圓則衆生本來是佛神通
智用皆齊芥納須彌毛吞巨海若論大用則無邊刹竟
攝在一毫之端十世古今不出刹那之際展無為之化
開方便之門謂之海印三昧亦名普現色身此人所說
如此若無道眼爭知不實昭昭靈靈徒自勞耳

古碑師
語錄

鷓鴣鳴

益州無住禪師嘗務晏寂于時庭樹鷓鴣鳴杜鴻漸問師
聞否曰聞鷓鴣去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鷓鴣去無聲何公
言聞曰聞無有聞非聞聞此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
塵自生無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

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縛

騎驢

叅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道二是騎驢不肯下

廣錄

三句法門

杜鴻漸問無住禪師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一是
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
慧非一非三也自心澄停識浪水清影見悟無全體寂

滅傳燈
錄

一味禪

有僧辭歸宗云往諸方學正味禪歸宗云我這裏有一

味禪為甚不學廣語

翠竹黃花

迷人不知此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
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
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此之言寧堪齒錄燈傳

聞性

佛語阿難聲銷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
於枯木鐘聲更擊汝云何知知有知無自是聲塵或無
或有豈彼聞性為汝有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楞嚴

一體三寶

慧海禪師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僧問云是何一體三寶
師曰心是佛佛是法佛法無二和合為僧即是一體三

寶諸方廣語

淮西擲杖

高僧隱峰遊五臺山淮西擲杖飛空而往西天釋氏要覽

佛相

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世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
神通攝匠人俾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二相並傳燈錄
佛者有大神力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六通清

我牙个酉級
卷之三十一
澈前知無窮却睹無極菩薩本經

七處平滿

卞住論云佛身七處平滿謂兩手肩兩足及額又佛地經曰佛表裏八處平滿三峯滿齊如等色好初季

菩薩

梵語菩提此云覺梵語薩埵此云有情言菩薩者本云菩提薩埵欲簡於稱呼故省文言菩薩此云覺有情也凡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之中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菩薩亦未免有情故謂之覺有情

阿耨

梵語阿此云無梵語耨多羅此云上梵語三此云正梵語藐此云等梵語菩提此云覺阿耨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謂無上真性也

涅槃

梵語涅槃此云無為楞伽經云乃不生不死之地一切修行之所依歸佛說施燈文云願一切衆生皆得涅槃微妙光明世人誤認以為死大非也

波羅蜜

梵經云波羅蜜多此云到彼岸彼岸者西土俗以設諭諸佛地謂之彼岸衆生輪回作業之地如在海中謂之

此岸則佛地所以謂之彼岸並注心

五分法身

五分法身所謂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此五者皆以超
出五陰故戒超色陰定超受陰惠超想陰解脫超行陰
解脫知見超識陰

王介甫金陵話錄

三句正見

三句正見一函蓋乾坤句二隨波逐浪句三截斷衆流
句體中玄即函蓋乾坤句中玄即隨波逐浪句中玄中
玄即截斷衆流句此三玄法門是佛祖正見學人但入
得一玄已具正見若不達此玄別有悟解皆是邪見

夢果

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為果樹樹培則果滿無因求
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握苗也

六通

六通華嚴經一天眼二天耳三地心四宿命五神足六
漏盡

五禪

五禪有外道禪有凡夫禪有小乘禪有大乘禪有最上
乘禪

五蘊

五蘊謂色受想行識也。即五陰。並毘甸道院集

六入

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謂之六

入。文選頭陀寺碑

十二處

十二處色與見二處聽與聲二處嗅與香二處嘗與味二處身與觸二處意與法二處十二處俱虛妄有相因緣非自然。

十八界

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所味之處身

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耳聞聲處鼻識嗅處舌識味處身識觸處意識思處謂之六識界。總謂之十八界。經心

十二類

因動有聲因聲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觸因觸有味因味有法六亂妄想成業性故十二區分由此輪轉是故十二變為一旋復乘此輪轉故有卵生濕生胎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有想若非無想謂之十二類。楞嚴經

念佛

唐宣宗問弘辨禪師令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為天人師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常提布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

傳燈錄

八風

寶積經以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為八風寒山子詩八風吹不動得可意事名利失可意事名衰不見前排撥名毀不見前讚美為譽現前讚美為稱見前排撥名譏迺迫聲心名苦悅適心意為樂

覽要

苦集

苦謂一切生老病死之類集謂一切聚集骨肉財帛之類滅謂壞滅道謂修行此名四諦謂其理審諦非徒說也經云見苦斷集因滅修道

龍舒心經注

五濁

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

彌陀經

五蓋

五蓋貪欲瞋恚癡眠調戲疑侮

文選

三昧

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三昧其義通也言一

即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即昧在其間反覆存之而已佛言

三有

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有者何謂一切有漏法是佛言若業能令後生相續是有又云生滅故名有墮苦集諦中是有

五眾

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室羅永尼此出家五眾

二眾

在家二眾此七眾也

三衣

三衣一僧伽梨即大衣也二鬱多羅僧即七條也三安陀會即五條也此是三衣若呼七條褊衫裙為三衣也

四大

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靜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經圓覺

七聖財

良耶不齊局

卷之三

七

報恩經云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常護於口甚於猛火
猛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烧世間財惡口
燒七聖財口舌皆鑿身之斧也七聖財謂一信二精進
三戒四慚愧五聞捨六忍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
故名

七支業

七支業謂三身業四口業

四歡喜

四歡喜法一儉素歡喜能引少欲樂二積集梵行歡喜
能引遠離樂三無悔歡喜能引三摩地樂四樂斷樂修

歡喜能引三菩提樂

要覽

六波羅

六波羅密多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
智慧布施以廣義持戒以守信忍辱以為謙精進以思
敬禪定以守靜智慧以通理又謂之六度

文選頭陀碑

三身

六祖謂智通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
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悟三身即名四智
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所作智

傳燈錄

三業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照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文粹顏魯公文

般若

佛言有國名妙喜。維摩詰於彼國寂沒而來此生也。梵語般若此云智慧。清涼禪師云夫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也。杜詩注

飛錫

遊行僧為飛錫。安住僧為掛錫。釋氏要覽

聲聞緣覺

聲教而語者名聲聞。觀因緣而悟者名緣覺。

歡喜莊嚴

下歷象迹歡喜之地。上接蜂歌莊嚴之境。段成式想像記

三車

法達問經說三車。大牛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祖曰汝自迷背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傳燈錄

鸚鵡車

設有人道得言語尖新。語中旨趣都總不知。必無實行。只謂之鸚鵡車可也。古禪師語錄

祇洹

梵云祇陀洹此云戰勝梵語貧婆此云叢林譬如大樹叢叢故僧聚處得名叢林

祖庭事苑

柰苑

昔西域國有柰樹生果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為妃女乃以苑地施佛為伽藍故曰柰苑

寶坊

給孤長者布黃金地為伽藍故寺宇號為寶坊

孟雞詠集

大願船

淨土傳云菩薩乘大願船住生死海就此世界呼引衆生上大願船如是送至西方如有往者無不得生

苾芻

苾芻走西天草名體性柔軟引蔓傍布馨香遠聞能療瘰不背日光喻出家人

僧伽

僧伽唐言衆僧史略云凡四人以上名僧今一人亦稱僧蓋從衆之名也亦如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一人亦稱軍也

沙門

梵云沙迦滿曩又沙門那或云桑門唐言勤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

沙彌

落髮後稱沙彌華言為息慈謂安息在慈悲之地

梵語比丘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命下於
施主乞食資益色身

上人

有過能自改名上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
上人

閻梨

梵語云阿闍梨耶唐云執範今稱闍梨蓋梵音訛略也
又云阿闍梨夜隋云正行能糾正弟子行故

頭陀

梵語云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如塵空真心此人能振
揮除去故今訛稱頭陀

衣相

佛住王舍城經行見稻田畦畔語阿難云諸佛衣相如
是從今依此作衣相記云田畦貯水生長嘉苗法衣之
田澗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養法身資惠命也
坐具

梵語云尼師壇又云尼師但那此云隨坐衣唐言坐具
也並要覽

鹿苑

鹿苑在羅奈國佛成道初轉法輪處也

雞園

雞園在摩竭陀國無憂王造小舟大衆出家寺也佛滅後衆多名德比丘皆住雞園

鴈塔

昔有比丘見群鴈飛翔忽有一鴈投下自殞衆曰此鴈垂戒宜旌彼德於是瘞厖建塔西或記

鴈堂

鴈堂毗舍離於大林為佛作堂形如鴈子一切具足要

鷲嶺

耆闍窟山中山形如鷲佛常居此中故號鷲嶺出法華經

淨土

如來說從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十惡道故也其國名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

也文粹自公文

刹

梵刹梵云刹瑟故此云竿今略名刹即幡柱也沙門得一法者便當建幡告四遠覽要

金田

金田或云金池即舍衛國給孤長者側布黃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諸佛居之處也

龍象

達磨傳曰波羅提法中龍象按智度論曰龍象言其力大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此之象龍傳燈錄

往來相

維摩經云佛以四大海水入大毛孔不撓魚鱉性彼大海本相如故又云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着掌中

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人不覺不知不使人有往來相後漢楚王業傳

淨名

發迹經云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又祖庭事苑維摩詰是金粟如來梵言維摩詰華言淨名也李善文選注

慈雲

慈雲謂如來慈心如彼大雲陰世界維摩集

伽藍

伽藍梵語題云僧伽藍摩或云僧伽羅摩此云眾園園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也或

云毗阿羅此云遊止處

釋氏要覽

招提

招提梵語云拓闡提奢唐言四方僧物訛拓為招去闡奢留提故稱招提即今十方住持寺也

浮圖

梵云浮圖此云聚相

孟蘭盆

孟蘭盆梵云孟蘭此云救倒懸盆則此方器也華梵雙舉自用連救母始也 要覽

衣珠

衣珠譬如人醉親友之家親友以珠繫衣內而其人不知覺貧困求乞後親友乃指示其珠後乃大富此喻衆人自有佛而不知覺也徒去外求 法華經

如來

道院集本覺為如今覺為來故曰如來

須菩提

西域人凡稱人道高臘長呼為須菩提如中國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也 禪門規式

舍利

舍利子亦云舍利弗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弗

鳥之眼故因其母而立名或云舍利鳥則此間所謂鷲鳥其眼圓因以舍利稱其母此言舍利子若曰婦人舍利者之子也龍舒心經注

阿毗曇

梵語云阿毗曇此云論總言經律論梵語修多羅此言

經也孟釋氏要覽

數珠

梵語鉢塞莫梁云數珠此是引接下根牽果修業之具也

軍持

梵語軍持此云淨瓶常貯水隨身用以淨手也寄歸傳云軍持有二若甕者是淨用若銅鐵者是濁用

檀越

梵語陀那鉢底唐言施主稱檀那者即訛陀為壇去鉢底故曰檀那也又稱檀越者謂此人行檀施能越貧窮海故

吃粟多

梵云吃粟多唐言賤人

伽陀

梵言伽陀此言諷誦祖廷事苑

毗尼藏

梵語毗尼藏此云律也釋氏要覽

天竺

漢明帝天竺僧摩騰竺法蘭自天竺至以白馬負佛經又譯經四十二章傳于世乃立精舍以居之今洛城白馬寺是也法苑

正法眼藏

古禪師自論云空劫已來自已本名字方便呼為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覺息

表宏漢紀佛者漢言覺也其精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也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後漢楚王英傳

三緣

出家三緣第一為了自已輪回生死二為紹隆三寶三為六道四生皆令解脫古禪師語錄

伊蒲

後漢楚王英詣闕以縑贖罪詔報曰王好黃老之言尚浮屠之教其還賜以助伊蒲塞桑門之饌伊蒲塞優婆塞也

優曇

法華經云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疏云優曇華木名

瑞應三千年一現則金輪王出

木义

波羅提木义華言則別解脫即戒所謂感果也諸善之本以戒為根也

浮屠

梵語佛陀或云浮屠或云部多或云母馱或云沒陀皆是五天竺語楚夏並譯為覺今略稱之佛也

式义

式义摩那梵語也此云學法女似今之尼長髮也

梵語云羅摩唐言院而域記云波演那此云周圍廊舍

院也

南無

悲花經云佛言南無者此決定諸佛世尊名號音聲又梵語南無此翻為名即是歸趨之義或云那摩曩謨梵音訛也

泥梨

立世論梵音泥梨耶此云無喜樂又云泥梨迦此言無

去處皆云地獄也

釋氏要覽

底栗車

立世論云梵語底栗車此云畜生

天中天

天中天佛之小名佛初為淨梵王太子一日抱出謁天神廟石為神神像即禮太子足王曰我子於天神中更為尊勝宜名天中天覽要

摩訶薩

梵語摩訶薩者此云大有情即能救度人也出地符論
或云茶毗或云耶維或云闍毗又云闍維正梵云闍鼻多此言梵燒

落髮

比丘既落髮披衣梵云室羅末尼唐言永寂滅度受戒

已名鄔波三鉢那

知事僧

梵云羯麼陀此云知事僧

墳

梵云宰堵波此云墳

鍾磬

梵云犍椎此云鍾磬又云凡有一箇銅鐵鳴者皆名犍

椎犍音

寒林

寒林即西域棄尸處今云尸陀林

三茂

沙門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托宿趙州以斷薪續禪床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茂繞腹一日不作不食由谷關元記

白足

高僧曇始在赫連勃勃時遊化關中足白於面跣涉泥水未嘗沾污兵戈斬戮並無所傷坡詩注又魏武帝時有一僧足白名思始號白足禪師雜集故劉禹錫送僧云備將迎者皆赤髻白足之侶

出家

金色女白文殊聽我出家非以自剃髮為出家若能發大精進為除衆生一切煩惱是名出家非以阿蘭若處獨坐思惟名出家能於汝生死流轉中以定惠方便化令解脫是名出家

經來法來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而華人始聞其言後五百歲而達磨以法來而華人始傳其心

佛骨

朱翌云憲宗迎佛骨於鳳翔退之諫甚切被斥海上懿宗咸通中又迎之或言憲宗嘗為此俄不祥懿宗曰使

朕生見之死不恨李蔚苦諫亦不聽後唐有僧得佛牙
於西域明宗以示大臣趙鳳曰臣聞佛牙水火不能傷
請驗其真偽以斧斫之應手而碎見鳳傳明宗之好不
減于憲懿而趙鳳之策乃省力于韓李宋仁宗時孔道
輔擊蛇亦用鳳策嘗讀齊東野語貞觀中有婆羅門言
得佛齒所擊無堅物時傳奕方卧病謂其子曰是非佛
齒吾聞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擊之果應
手而碎余謂奕之策善矣使非金剛石其策不亦窮乎
運之非計不出此特以大義斷之縱真佛骨亦不足貴
耳至鳳以斧斫則又幸而非金剛石也鳳之見又味于

奕矣

徐鉉仕江南日嘗至飛虹橋馬不進以問杭僧贊寧寧
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溷以腐糟隨毀鉉
斫之得巨獸骨試之果然燕泉何先生曰物未有一成
而不毀者鐵碓鍛金銀千年不毀椎以皂角則一夕破
碎鞭箠馬愈久潤以擊犬隨即折裂人其可不究物理
哉圖經本草云黔蜀中有獾土人山居鼎釜多為所食
其齒骨極堅刀全遇之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
作佛牙佛骨以誑俚俗未聞有何物可制之也然則韓
李之見果非奕與鳳之比矣

多根樹

佛經云西域多根樹蔽芾而婆婆東西南北中五方不相見國中有姪女求偶者衆多初有一男求女約中枝會復有四男子亦欲求之宿女亦以言許東西與南北各各抱被去至曉女不來東枝即唱曰旭日光已出農夫向田去妄語既不來可捨多根樹西枝即吟曰彼妙必然來定是不妄語如何旭日光急速現下土南枝男歎曰旭日光已出農夫早向田我等如癡羊一夜受凍眠北枝男廢曰我等沒巴鼻只爲求他妻今遭寒與凍各各被他迷中枝即泣曰我不憂已身一夜寒凍情但

思多根樹枝葉不復生樹神聞而笑曰汝勿憂外事但憂身事急樹枯生有時欲苦無停息此語不經之甚然足以警世之縱情好色者使尾生之當亦汗顏

八角磨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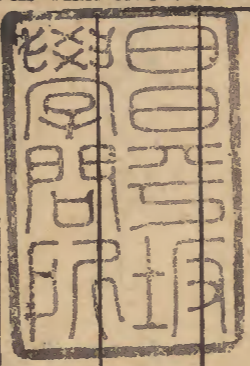
朱子語錄云人謂楊億通禪學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按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裡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真人赤骨律金毛師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捨得楊億因演而爲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

玉牙子酉叙

須合掌南辰後

卷之三十三

Vertical text columns, mostly obscured by ink stains and damage.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二終

道春考之

